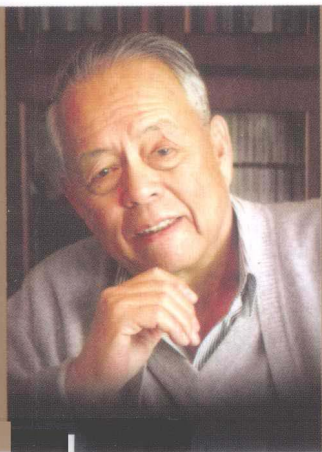


黄达

黄达◎著

一提起1950年秋季学期开始我走上讲台，讲授货币银行学，人们都赞许我相伴这门课程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程。到了2010年，“很长”有了一个极具标志性的度量单位：一个甲子。于是自己也觉得这的确是很长很长的了。好像，我的一生就是作为一名导游，了解、欣赏、介绍并全身心地参与装点中国货币银行学景观的旅程。



与货币银行学 结缘六十年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

黄 达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璐

责任校对：李俊英

责任印制：毛春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 (Yu Huobiyinhangxue Jieyuan Liushinian) / 黄达
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10

ISBN 978 - 7 - 5049 - 5554 - 8

I. ①与… II. ①黄… III. ①货币和银行经济学—文集
IV. ①F82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3148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72190, 66070804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25

插页 1

字数 408 千

版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5554 - 8/F. 5114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010)63263947

作者简介

姓 名：黄达（HUANG DA）

性 别：男

民 族：汉

出生年月：1925 年 2 月 22 日

出生地点：天津

党 派：中国共产党

学 历：1946 年 5 月 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财经系学习

1946 年深秋至 1947 年 3 月 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研究室研究生

教师工作：1950 年秋季学期开始讲授货币银行学

1979 年教授

2009 年中国人民大学聘任为一级教授

行政职务：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 名誉主任

曾 任：中国人民大学 副校长、校长

全国人大、国家机关和教育系统职务：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顾问

曾 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第三届委员，经济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八五”规划经济学学科规划小

组成员，部门经济学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九五”规划应用
经济学学科规划小组和学科评审组成员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届专家委员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第四届、第五届
委员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主任
委员

社会职务：中国金融学会 名誉会长

曾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学术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 学术委员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评奖委员会 委员

中国金融学会 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

中国财政学会 常务理事、副会长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常务理事、副会长

中国价格学会 常务理事、副会长

中国企业联合会（原名企业管理协会） 副会长

中国证券业协会 副会长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 常务理事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副会长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理事

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 主席

中韩友好协会 副会长

作者主要著述

教材：

《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作者之一并统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

《货币信用学（上册）》，作者之一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

《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作者之一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1988. 1

中国财政学会全国优秀理论研究成果荣誉奖，1989. 12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87. 11

《货币银行学》，作者之一并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国家教委审定高等学校财经类核心课教材

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4.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5. 12

1997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997. 10

《货币银行学》（修订版、第二版），作者之一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修订版），1999；（第二版），2000

《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第三版）》，作者之一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第三版）精编版》，作者之一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金融学第二版（《货币银行学》第四版）》，作者之一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金融学第二版（《货币银行学》第四版）精编版》，作者之一并主编，中

国人民出版社，2008

专著：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与货币流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

《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4

获孙冶方经济科学 1986 年度著作奖

中国人民银行推荐为全国高校金融类教材，1989

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 12

《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初版；1999 修订版

文集、书集：

《黄达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黄达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黄达书集》，中国金融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黄达文集（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黄达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黄达经济文选》，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译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译者之一并统校、定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

主编类书、文丛：

《中国金融百科全书》，主编之一，经济管理出版社，1990

《中国证券百科全书》，主编之一，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

《货币供求问题研究系列专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 1993

《经济科学文库》，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1997

《中华金融词库》，主编之一，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目 录

第一部分 结缘货币银行学六十年

结缘货币银行学六十年	3
------------------	---

第二部分 探索货币银行学的文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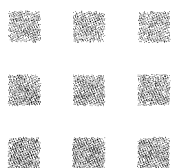
《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编者的话	81
《货币信用学（上册）》编者的话	82
《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说明	84
《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作者的话	91
解放思想和金融教材	93
建国以来《货币银行学》课程发展的回顾及如何进一步建设	97
《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第一版）》作者的几点说明	112
最重要的是学科内容的建设	114
《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修订版）》修订版说明	119
金融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	121
中国金融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	131
够不上方法论的“方法论”	
——由“金融”与“金融学”引起的	136
金融学学科体系	149
金融、金融学及其学科建设	
——金融覆盖范围、金融学科体系设计、金融专业办学方向	152
西宁会议的两次讲话	174

金融学·导论

——从《货币银行学》到《金融学》	178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教师建设《货币银行学》—《金融学》的轨迹	195
足迹——《黄达书集》说明	204
回顾 1950 年之前货币银行学学科的发展（初稿）	215
就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这门课程同大家交换几点意见	237
讲在课程的开头	
——货币银行学百年	242
金融学科建设是否面临攀升一步的转折点	250
金融学科演进概貌	258
金融学科的演进及前瞻	267
在金融海啸中思考金融学科的演进及前瞻	272
在金融海啸和 G20 的背景下设想如何讲授货币银行学（节略）	282

第三部分 诠释“金融”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金融学”词条	317
《中国大百科全书·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卷“金融”词条	319
《中华金融词库》“金融”词条	339
金融（载《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	358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金融”词条	381



第一部分

结缘货币银行学六十年

结缘货币银行学六十年¹

一提起1950年秋季学期开始上讲台，讲授货币银行学，人们都赞许我相伴这门课程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程。到了2010年，“很长”有了一个极具标志性的度量单位：一个甲子。于是自己也觉得这的确是很长很长的了。好像，我的一生就是作为一名导游，了解、欣赏、介绍，并全身心地参与装点中国货币银行学景观的旅程。

（一）走上货币银行学的讲台

1946年春，我当时是一名21岁的知识青年，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张家口，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联合大学，入政法学院财经系学习。1947年3月调校部工作。1948年华北联合大学和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我继续在华北大学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建设人才，以华北大学为班底，组建中国人民大学。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干部，被分配到财政金融系²。1950年秋季学期开学，立即被指定在一年制的专修科讲授货币银行学。

那时，全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大政方针是“一边倒”，事事以苏联

1 本文开始写作于2009年8月。

2 是现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前身。系的名称最初是“财政信用借贷系”，是从俄文Кафедра Финансы и Кредита 翻译过来的。用英文标注，应是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Credit。Финансы 与 Finance 等价，但这里实际是指 public finance，译为“财政”是恰当的。Кредит 与 credit 等价，当时的翻译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竟然译出“信用借贷”四个字。在随后的年代，这个系曾频繁更名，如“财政信贷系”、“财政系”，等等，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定名为“财政金融系”。1997年升格为“财政金融学院”。用今天的口径看，这个系所统领的一直是财政和金融两个专业（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还包括财务会计专业）。下面凡提到这个单位，不论各个时段的具体名称如何，一律用“财政金融系”的称呼。

为榜样。办大学，也是要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在苏联，与货币银行学对应的是两门课：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我们习惯称之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门课讲一个学年。我是指定讲授货币银行学的成员之一。大约不到一个学期，由于讲课效果较好，遂成为主要的授课者。

我当时接受讲授货币银行学这个任务的“本钱”大体有这些：

1. 到高中为止的基础教育。有幸的是，我的高中三年，是在天津最有名的男生学校——铃铛阁中学（当时叫天津市立第一中学，现在是天津市立第三中学）度过的。有几位名师引导我们系统地窥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同时也受到了较好的基础数学训练。

2. 也是在高中时，读过苏联波格达诺夫的《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的中译本。日本投降后，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等。在日本占领区，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些都是“禁书”，是从“进步”同学³那里秘密借到的。那时是囫圇吞枣地读，但也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上接受了启蒙教育，并接触了一些经济学的名词术语。

3. 1946年春考入华北联合大学后，在入学的五、六两个月份，主要是讨论国共“双十协议”面临全面撕毁形势下中国革命的前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立发展的国际形势，以及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等敏感的政治问题。好像从此开始，观察政治风云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

4. 1946年7月份，参加土地改革。对于中国农民问题不仅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理性感悟。回想这年春季，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解放区走的路线是：从北京出发，徒步穿越太行山到张家口。第一次进入山区，也是第一次看到贫困的山区农户，看到日本人“三光政策”所造成的许许多多农户的残垣断壁……见自己从来之所未见，极为震撼。不过如果说这只是沿途所见，而参加土地改革，则是第一次在农村住了下来。对一个在城市长大的青年来说，应该算得是对自己的祖国的全貌开始有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接触。就理解农村经济来说，好像而后的几十年，这都是扎实的基础。

3 当时，在青年学生中，这个称呼是用来指政治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学生。

5. 从1946年春天起,到解放区后的三年多时间,读了一些书,如《毛泽东选集》、《联共(布)党史》和有关社会发展史的论著等,也听了一些讲革命道理和社会发展史的课程和讲演。结合自己过去的经历以及在那个天翻地覆岁月中的切身感受,对于理解经济问题也属打了基础。也学过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当读到商品与货币的章节,则是一头雾水,不得要领。

6. 到解放区之前,在天津这个“码头”上,住过富人区,也住过贫民区,接触过上中下阶层,并观察到一些“金融”现象——不止是银行,也有股票市场、黄金市场、经纪人,以及当铺、印子钱,等等。那时不懂“调查”,只是好奇,喜欢打听,喜欢看看。这在后来学货币银行学时,往往能联系感性知识突破理解的障碍。

7. “杂学旁收”,有助于举一反三,也属“本钱”。

要凭着这样的“本钱”系统讲授货币银行学,实在有点“挟泰山以超北海”的狂想味道。学校的“领导”说:苏联专家给你们讲,你们再给同学转述,问题不大。但实际上(1)苏联教师匆匆赶到中国,对于中国,对于中国的教师和学生不了解,只能照在苏联讲授的提纲传授。(2)刚开始的大半个学期,没有课程提纲,也没有教材。苏联教师一周给我们讲一次,每次见到苏联教师才知道要讲什么。(3)语言不通,要靠翻译,而翻译是从哈尔滨招聘来的小青年,生活俄语很熟悉,却不懂专业。有一次讲高利贷,翻译不知道这个术语,记不清糊里糊涂地译成个什么词。我们听不懂,也不敢打断讲授。两三个小时下来,我们才断断续续从讲授的内容猜出是讲高利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向中国学生“转述”!其实,就是我们能原封原样地转述,学生也听不懂。因为那时的学生是战争环境下滚打出来的工农干部。就文化素养看,相当部分仅仅够初中水平。

幸好,当时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出版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早就有译本。还有几本由中国学者编译的有关货币、银行的书籍出版。其中李达的《货币学概论》,内容系统,具有教学参考书的水平⁴。在我刚刚走上讲台时,这些资料对我帮助极大。那时的备课程序是:从苏联教师那里知

4 应是以苏联科兹洛夫的有关教材为蓝本编著的。科兹洛夫的有关教材有中文译本,译者汪耀三,译名为《货币信用论教程》。

道这一章要讲什么，回来找经典著述的有关部分，找可能找到的有关中文资料，突击写讲稿。有时苏联教师头天讲，第二天我就要给中国学生讲，那只有彻夜不眠。但有的章节，用这种办法也不解决问题。比如有一章“信贷计划”，实际内容是：（1）信贷与货币创造的规律（贷款 = 存款 + 现金发行）；（2）有关存款、贷款、现金各个报表项目的计量模型。除了有翻译过来的一章内容极为简略的苏联教材外，找不到任何其他资料；苏联教师也不甚了了。当然，这节课我是完全讲砸了。

一学年的货币银行学课程讲下来，实际是自己超负荷攻读货币银行学的一年，也是自己对货币银行学从不了解到初步概略了解的一年。

学年结束要考试。苏联延续了沙俄时代传统的考试方法——口试。两三道考题配成一张考签，一个班几十个学生要配出几十张考签。力求不重复，那就需要拟出相当于“几十”的两三倍的考题。这么多的考题，实际覆盖了课程的全部要点。我承担了出考题、配考签的任务；并为每个考题作出“标准答案”，以便参加口试的教师掌握。后来，这份“标准答案”也发给了按考试规则本不应发给的学生。在一学年之间，学生听了不知多少堂糊里糊涂的课，他们取得这份多少眉目清楚的材料也算有些补偿。这个“任务”实际是督促自己对一年的学习和教学做一次系统的回顾。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后，这份“标准答案”和最初几年的讲稿，都付诸一炬了。

（二）学货币银行学，教货币银行学，原来有无尽的享受

经过1950～1951年这一学年，我深深地被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吸引住了。

当时人民大学开的经济类课程有许多门。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类学科的“统帅”课。下面是各经济专业的专业理论课，货币流通与信用就是其中的一门。与它“平级”的，有计划经济、工业经济、贸易经济、农业经济、合作经济，以及财政、统计、财务会计，等等。无论哪门课，那时推上讲台开课的大都是与我类似的二十多岁的知识青年。在相互交流之中，其他课程的教师对于我们讲授货币银行学这门课非常羡慕：只有这门课，与政治经济学同样，有个“资本主义”部分，有讲不完的内容，有看不完的参考书；其他课程的理论好像讲出几条“原理”就相当充分了，而这门课的理论推导则好像层出不

穷，没有尽头。应该说，开头的第一年，只不过窥视了货币银行学内容的小小一角。比如，那时对于如何从宏观经济视角认识货币银行问题还没有入门。但的确已能感到——当然是迷迷糊糊地感到，这门课程有着极其深邃的知识宝藏，可以足够供自己未来的岁月去寻幽探胜。

这门课程的主要参考书是《资本论》。同学没有时间啃这样大部头的经典著述，教师则必须啃。这是第一次恭恭敬敬地阅读古典的经济学名著。面对这部十九世纪用严谨的德国思辨逻辑写出来的经济理论，好像遇到一面玻璃墙，无法登堂入室。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是怎样的具体动力推动自己向里钻。读不进去，硬着头皮读；读一遍不懂，反复读；反复读若有所悟，但是邪非邪，朦朦胧胧，更无法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再读再思索，一旦之间，突然觉得多少把握了要领，有了自己的解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中国的文人总讲“读书之乐何如”，此间终于有了自己的领悟。

学货币银行学，还遇到一重必须跨越的障碍，那就是翻译关。货币银行学是外来的学科，主要文献讲的是外国的实际和外国的理论。当时，绝大多数人，不懂外语，学习这门学科只有靠翻译过来的中文文本。我的外语水平属于“借助字典阅读外文文献”这个层次；这个层次也同样要靠翻译过来的书籍。翻译，搭起文化交流的桥，是一项十分值得敬重的工作。但这项工作既辛苦，又艰难，无论怎样推敲，选定的几个中文文字极难把原文所包含的全部信息包含无遗。不懂外文，只读译文，只能定格在译出的那几个中文文字上，而无法全面领会译者对外文的理解，更不要说原文的丰富内涵了。于是，或生背硬记那几个中国字；或望“中文”之字，生“外文”之意。这中间，曾引起种种无谓的争论，浪费许多精力。如“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这是那时我们学货币银行学碰到的第一个“定义”。“一般等价物”，这在中国的日常用语中是没有的，在古往今来的施政对策文献中也未曾遇到——陌生又有点神秘。背这几个字不难，但不理解含义，这样的定义有何用处！那时有资本论的俄文译本和英文译本。俄文的一般等价物是 *Всеобщий Эквивалент*；英文的一般等价物是 *Universal Equivalent*。*Всеобщий* 和 *Universal*，译成“一般”是不错的，如果译成“普遍的”、“公共的”、“共同的”……也同样可以成立。*Эквивалент* 和 *Equivalent* 译成“等价物”很简练，但属书面的学术语言，如转换为通俗的语言，不过是指：与某种对象在数量上、价值上，或某种可比的标准上“相等

的东西”，“相当的东西”……，含义并非难于把握。再如“价值形态”（后来国家编译局的《资本论》译本，译为“价值形式”），浓浓的学术味。但是，如果自己解读为“价值的模样”，“价值是个什么样子”不是更亲切吗？从一开始，我常常有一个疑问：原文——与翻译过来的学术腔调极强的中文相对应的原文，在普通的外国人看来是否也是学术腔调极强的文字？还是本来并不难懂，甚或是较为通俗的文字，只是经过翻译，才变成了高贵的学术语言？这样的想法，我曾与一些同志交谈过。有些同志害怕“曲解”了科学语言，宁可死记硬背佶屈聱牙的译文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我坚持把翻译来的“科学语言”与生活实际接轨。这帮助自己不断克服阅读佶屈聱牙译文的障碍，也不时从中找到乐趣……

“学”，从不懂到懂，是享受；“教”，也就是从“自己懂”到“使人懂”，更是享受。进入教学实践，不时领悟到，从“自己懂”到“使人懂”，同样是十分艰辛的过程。往往是攻读一个问题，觉得搞懂了，但要自己下笔用文字表达自己之所懂却表达不出来，发现“觉得搞懂了”却并未搞懂。更进一步，当能够用自己的文字表达出来之后，又发现在课堂上却不会用课堂讲授语言讲给学生听。书面文字的一句话可以是几十字，上百字，可以用冷僻的甚或是自造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科学内涵。而课堂语言，虽然较之生活语言可以有较多的名词术语，但名词术语应是同学熟悉的，而且不论是怎样复杂深奥的论证，只能用短语的组合来讲解几十字上百字语句中的逻辑关系，读的时候，可反复分析，听的瞬间则难以把握。能不能把长句转化为短句的组合，往往也是真懂与并非真懂的分界。

在课堂上，同学由于听不懂而焦急地左右前后询问所形成的嗡嗡声，会使教师尴尬地衬衣湿透；同学一起凝视教师，间或紧锁眉头，说明他们似懂非懂，这需要一个及时的深入浅出的讲解来缓解紧张气氛；当同学的目光与教师的目光经常保持交流，时紧张，时缓和，不时有相互会心的微笑，这是一堂成功的课堂教学。这无疑要求对所讲的内容真正弄懂，并注意了讲授技巧的总结。成功的教学给教师带来的成就感，既是继续前进的无言激励，也是心灵的满足。虽然不知道距离“揽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境界还有多少阶梯，但终究有了自己的一点体会。